

傅海聪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毕业于重庆大学建筑学专业。曾主持和负责了上海建国宾馆、上海大剧院、重庆大剧院、大连期货大厦和上海世博会世博中心等国家和地方的重大工程设计。



乔伟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第一建筑设计所副总建筑师、高级工程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主要设计作品有：上海大剧院、浦东国际机场一期工作区F-1地块、上海市文化大厦、韩国驻沪总领事馆、世茂国际广场及东扩工程、重庆大剧院、世博中心、SOHO外滩、宜兴市文化中心等。

Shanghai Grand Theater

上海大剧院

——访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傅海聪、乔伟

采访 吴春花 《建筑技艺》杂志社 (AT)

采访人物 傅海聪 乔伟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AT: 20世纪末的中国已经在社会、经济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进步，当时的上海有着久负盛名的多家剧院如美琪、天蟾等，这时，建造一个标准的观演建筑——上海大剧院的契机是什么？

傅海聪: 早在1950年代解放以后，上海就希望建造一个标准高、设施全的剧场，因为当时上海只有一个由南京大戏院改造的上海音乐厅，功能相对单一。周恩来也关心过这个事情，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现。直到1990年上海全面发展浦东，1993年人民广场作为上海市政治、文化中心开始进行改造，当时人民广场已经建好的建筑是上海博物馆和正对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大厦，出于文化的考虑，需要建一个设施非常齐全、形象非常突出的观演建筑，于是就把建设剧场的事情提上日程，最终确立建造上海大剧院，并将其建于市政府大楼西侧。可以说，大剧院的建设也是国家物质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的必然的结果，人们需要满足一些精神方面的需求，就像日本和韩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快速发展时建造了很多会馆、剧院。

AT：上海大剧院的设计由1994年开始，并且是第一次举行国际竞赛，邀请国外建筑师进行大型文化建筑的设计，请谈谈当时的情况。

傅海聪：事实上，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招标”的概念，上海市政府只是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提出要进行国际性的方案征集活动。但因为是没有报酬的，所以很多设计团队就退出了。

首先对报名的事务所进行了各方面资格的筛选，最终选定了七八家单位来做方案，国内设计团队有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和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其余为国外设计团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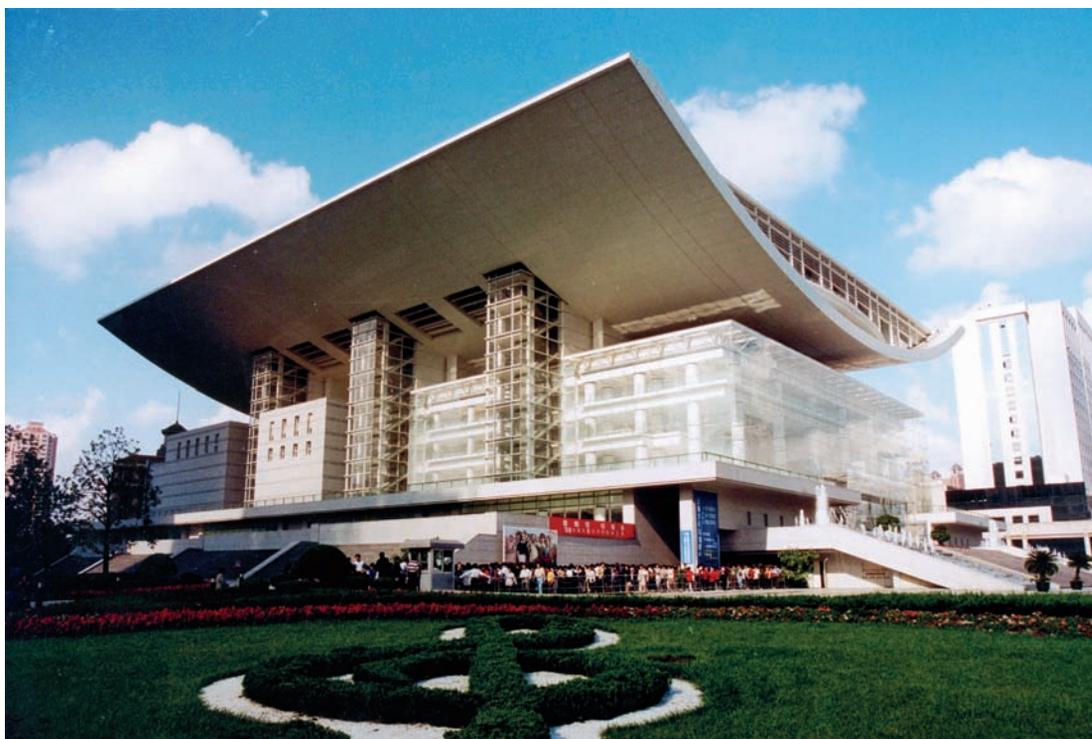
夏邦杰事务所的方案是全票通过的，其建筑整体形象端庄，气势恢宏，又不是那种中规中矩的很老套的形象，比较适合放在人民广场的位置，同时相比其他方案，其内部空间更为方整，更加实用，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其他方案如日本的一个方案，有点类似现在的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一朵花”的形象，可以说它在江边或者风景区是适合的，但在人民广场就不太适合了。华东建筑设计院当时做的方案是考虑将新建筑与后面的老建筑（体育宫）相结合，希望对老建筑给予一定的保护，但当时这种意识还不被重视，最终还是考虑以新建筑为主。

总体来说，夏邦杰的方案从外部形象和内部空间都更符合当时的建设要求，最终由华东院与其合作共同实施。

AT：华东院首次与外方合作如此大规模、高标准的剧场建筑，并负责了剧院设计相当大的工作，当时都面临着哪些困难？

傅海聪：当时这样大型的项目国内外合作还不是很多，也不同于现在跟外方合作，不管是外形和功能都需要把握和控制好。有时内部空间更重要，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由于项目的重要性，以怎样的模式合作也是在随着项目的深入中不断进行探讨和摸索。

这个项目技术性要求比较高，从中外两家合作单位来看，之前都没有如此大型观演建筑的设计经验，但是好在我们的综合实力比较强。后来随着工作的进行，一方面由于外方人力不足，另一方面由于工期时间紧、进度快，最后有一部分工作就由业主方转给华东院了。外方主创设计师转型作为甲方的顾问，对方案外形等进行整体控制，我们则作为设计者，这成为之后双方合作的主要方式。这样，我们的工作做得就比较多一些，尤其是剧场中一些技术性工作，如视点、视距、声学等。为达到良好的视听效果，我们做了很多模型，从最初的1/50到1/10，不断对视听效果进行测试、调整，最终确定了观众厅的空间形态。





AT：项目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傅海聪：一方面是项目规模较大，且综合性较强，同时位于人民广场的重要地段，工程质量、工期要求高。剧场本身的舞台设备、声学等技术方面要求都很高。另一方面，上海大剧院上部的造型像船一样，两侧悬挑，内部要放置很重的设备，因此这个悬臂结构的承载量很大。整体采用了钢结构，且用钢量较大，需要在下面做好然后顶上去，难度很大。尽管方案的整体形象很好，但在当时还是引起了不少争议。

但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这个被夏邦杰称作有中国味的“大屋顶”，首先，我认为它其实是无意识地打破了一般剧场高舞台、低厅的“座椅”模式；其次，屋顶钢结构体的支点与整个混凝土结构是脱离的，设计师将锅炉房和一些有噪音的设备都放在上部体量中，尽管有些不合理，但也减少了对主体部分的固体传声，尤其减少了对观众厅的影响；第三，这个船形屋顶内部设置了一个宴会厅/多功能厅，视野和景观非常好，可以对外出租使用。在人民广场这样容积率比较高的地方，能够通过开发一些商业功能来提高利用率，是非常必要的。

AT：上海大剧院不同于上海已有的小剧场，是完全面向西方戏剧文化而建的，因此当这个大型剧院进入上海时，传统剧场空间模式在内部空间设计与其细节设计中是否有所调整？

傅海聪：上海大剧院定位比较高端，主要满足歌剧、舞剧、音乐会，是一个综合性的多功能剧场。所以剧场的空间模式首先采用了品字型的舞台形式，即德国的全机械化舞台。台上设有升降的吊杆、渡桥，台下设有台仓，有正台、侧台和转台等，这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舞台设施。

上海大剧院地上和地下部分总建筑面积为6万多 m^2 ，原设计只有一个1800座的观众厅。当时我们就给设计提出评审意见，如此大规模的剧院最好设置几个不同规模的场所，不仅提高利用率，同时也可以适应不同的剧种。后来证明这个建议是非常合理的。

乔伟：原方案设置了很大的排练厅，但上海大剧院不是“场团合一”模式的剧场，后来业主也发现空间浪费大。我们就将排练厅改成了一个约600座的中剧场，后舞台上部也改成一个小剧场，这样就形成今天适合不同剧种、不同规模的多功能的上海大剧院。

傅海聪：在剧院设计细节方面，中外国情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我们在设计中也与外方存在一些争议。据说法国剧院的舞台不设冷气，是为了保护歌唱家的嗓子，同时也为了降低成本。但是考虑到上海的气候，夏天太热，必须安装空调。

另外西方剧场的观众席排距非常有限，因为欧洲的观众素养普遍好，既不迟到早退，看戏也很专注。我们当然不能这样做，最终还是考虑了合适的宽度。现在演出中，我们也逐渐规定演出开始后观众不能随便走动，这样也有助于人们观演习惯的培养。

设计中比较有争议的还有设置自动扶梯的问题。夏邦杰认为，尽管剧场人流多为瞬间到场，等待电梯也会耗费一些时间，但还是应该以电梯为主。因为正统的欧洲剧院是不设自动扶梯的，那样显得太商业。

AT：上海大剧院建成至今已有14年，其运营状况如何？现在看来，哪些方面是需要改进的？

乔伟：上海大剧院顶部的多功能厅可以举办宴会、庆典、新闻发布会、产品展示会等，建筑下部还设有



西餐厅、咖啡厅、商场等，很好地利用了各部分空间。建成使用 14 年来，每年承担近 700 场的演出任务和重要活动，使用和经营都很成功，从全国来讲，上海大剧院都可能是经营最好的一个剧场，功能方面也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改变的，目前只是正在对室内灯光、舞台设备等方面进行更新。但由于是新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剧院，建筑功能布局按西方驻团剧场的功能要求进行设计，设计了较多的排练、布景、制作存放等场所，造成一些空间的浪费，虽然在建成前增设了中小剧场，对建成后的演出要求也提供了有益的补充，但受规模流线的限制，中小剧场的布置稍显局促。

AT：上海大剧院的建成并成功运营对之后的剧院建筑设计产生了哪些影响？

傅海聪：这样一个规模设施很全的剧院的落成可以说是国内剧场建筑的一个先导，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给我国的剧场建设带来了一些新的设计理念，但品字形镜框式箱型舞台的过度引入，也带来了之后剧场建设的千篇一律。事实上，我认为可以尝试做一些开放式或是伸出式的舞台，观众厅的空间和形式也可以更加丰富。在世博中心里，我们就设置了可以移动的的舞台墙，会议和演出都可适用，最终的效果也非常好。

随着近几年剧场的建设发展，上海新建了各种类型的剧场如奔驰文化中心、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厅、上海文化广场的地下音乐剧剧场，都体现了剧场技术的不断提升。最近上海世博会通用汽车馆正改造成儿童剧场，并确定明年六一儿童节启用，我们期待着它的亮相。

AT：从上海大剧院设计建成到今天，国内不仅有众多的国外设计师主导设计的大型剧场建筑，如国家大剧院、重庆大剧院、天津大剧院、广州歌剧院，也有本土设计师的原创力作如福建大剧院、武汉大剧院、重庆国泰大戏院，特别是世博中心、世博文化中心、世博宝钢大舞台以及刚刚落成的上海大宁剧院等。您如何看待现代中国剧场建筑及其文化的发展？

傅海聪：从上海大剧院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一些剧院建设无论从规模上还是经营上都更多地趋向于综合性，这样也比较适合于政府的建设需要。但是上海大剧院是根据自身的需求出发，进而确定需要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剧场，而不是一开始就要求综合。

我们也可以探讨，是不是可以做一些经典剧场，这里的经典剧场不同于以前的场团合一形式，剧场可以与一些明星或者知名的团体捆绑在一起，从而增强对观众厅的吸引力，提升剧场自身的层次，同时也提高票房收入。如美国费城交响乐团采用一种出售年票的方式，根据买票多少来与个人所得税进行抵消。不同剧场和剧团可以根据自身特点，采取一些措施，提升文化的品质。■